

打入柏林戲劇節 香港編劇甄拔濤： 就愛魔幻現實！

甄拔濤曾說，當收到柏林戲劇節的通知，他的劇本《未來簡史》入圍了「劇本市集」單元，並邀請他到柏林參加後續活動時，他正在廟街小店吃渣咋。熱騰騰的糖水在口中，興奮的他不知道是該吞下還是吐出來。

在香港，做劇場編劇着實不易，甄拔濤一直想開闢另一條道路，這次入圍使得他眼前的世界一下開闊起來。

《未來簡史》遲些將回到香港公演，在柏林呆了一個多月回到香港的甄拔濤，卻先進入了另一個劇作家的魔幻現實世界——導演英國編劇 Philip Ridley 的作品《發光的害蟲》（Radiant Vermin）。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2015年，英國編劇 Philip Ridley 的作品《發光的害蟲》在倫敦的 Soho Theatre 演出，在樓下酒吧吧檯喝着小酒的觀眾，步入樓上的劇場，瞬間被荒誕的故事擊中，笑聲連連。

甄拔濤也在觀眾之中。他當時在英國修讀編劇碩士，一直希望挑選一些劇本帶回香港做，這一晚相中了目標。「做翻譯劇，文化轉化很重要。有些劇本是很好的，但是真的只是針對英國社會，又比如一些德國的劇本，可能真的就是比較適合本地觀眾。德國的議題會更闊，處理的方式可能不是很 universal，很哲學性，不是一般其他地方的人頂得順的。英國則是寫實主義比較強烈，但也因此，內容可能英國人才明白。」

幽默得就像港產片

《發光的害蟲》在這方面卻幾乎沒有障礙，尤其是其中的幽默元素。按理說，對幽默的理解最需要語境的共通。在翻譯的過程中，甄拔濤卻出奇地覺得不用怎麼改，「它的好多英文可以在廣東話中找到相應的潮語，而且它的幽默不是英國人那種 witty、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反而貼近港產片。」「很周星馳」，這是演員排練時經常會有感覺。

劇本的內容更不用說，絕對戳中香港人的痛點：一天，政府通知小夫妻 Ollie 和 Jill，將會免費送一層樓給他們。小夫妻搬進這間簡陋的房子，一晚，Ollie 錯手殺死了闖入家中的無家可歸者，家中廚房突然升級！漸漸地，小夫妻越來越瘋狂，房子也在豪裝之下不斷升級，這個浮士德式的交易將如何收尾？

「這個戲觸動到我的，是個人怎麼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這是整個社會的基石。比如裡面的小夫妻是很普通的夫婦，卻會通過殺無家可歸者而讓自己的屋子升級。這聽起來很荒誕，但他們是如何 justify 自己可以去做了這些事情？那種因為未出世的 BB，而令到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斷下沉，還覺得自己做得對，並認為換了別人

也會如此去做的心裡，在人類歷史上其實一點不少見。Ridley 其實就做过研究，比如在集中營，有很多普通的德國人在裡面工作。為什麼明明目睹暴行卻仍然可以忍受呢？其實就是不斷將自己的道德標準調低，不停用各種藉口來麻痹自己，過程是一樣的。」

甄拔濤說，這樣的主題，放在不同的城市同樣能夠被理解。其中這極端的設定所引發出來的一連串人性博弈看來荒誕，卻絕對沒有瘋狂到不可能存在。走入劇場的觀眾，將會不自覺地問自己，如果人生走到無望的境地，突然給你一個這樣的房子，雖然和自己的道德有衝突，但你會不會去做呢？裡面的小夫妻以「為了 BB」之名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彷彿在這個前提下，殺人就有了合理性——那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 BB 的，無私崇高的舉動。「但那 BB 都還沒有出生哦，你也並沒有機會去問他他是否希望這樣。這種邏輯，其實現在香港的很多家長不也如此？」

劇本的主題探討深刻的現實衝突，但表現出來卻是搞笑十足。甄拔濤說，在倫敦看時，台上的佈景簡單到幾乎「懶」的程度，但演員的出彩表現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次，他將把劇場變成酒吧，觀眾如同獲邀而來的客人，甚至成為故事的一部分。「Soho Theatre 的氛圍，香港暫時沒有一個劇院可以做到，於是我們乾脆把劇場



甄拔濤在柏林主持工作坊。 受訪者提供



《發光的害蟲》

轉化成酒吧。一共三個演員，其中的一場，兩個演員要快速轉換扮演十多個角色。」加上演員的舞蹈背景，這次的演出也將加入更多身體運動的方式。「文本的開放性很大。」甄拔濤興致勃勃地說。

入圍「劇本市集」

2016 年，甄拔濤憑藉求學英國時寫就的英文劇本《未來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Future China），入選柏林戲劇節的「劇本市集」，成為獲選的首位華人。柏林戲劇節創辦於 1951 年，是德語戲劇界的年度盛事之一，也是其中一個世界最具接受性的戲劇節。其中的「劇本市集」（Stuckemarkt）環節在全歐洲公開徵集劇本，最後挑選五套入圍作品。

劇本獲選後，戲劇節為《未來簡史》安排了德國導演和演員讀劇，亦邀請甄拔濤前往柏林主持工作坊，並參與一個叫 Pitching（投案）的環節，用十分鐘的時間展示自己的另一個最新作品，最後由觀眾票選，勝出者將獲得多特蒙劇院（Theatre Dortmund）2017 年的委約。甄拔濤發表的，是繼《未來簡史》之後，其「後人類旅程」系列的第二部曲《後人類狀況》（Posthuman Condition）的其中一場。

《未來簡史》講述的是兩代人的兩段逆反的奇幻旅程，《後人類狀況》則講述窮途末路的草根男子忽然獲得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在家中通過 iPad 投擲炸彈，以不知名的他人的性命為代價來升級自己的生活。這極端的設定，荒誕的風格是否與《發光的害蟲》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確，甄拔濤對魔幻現實主義情有獨鍾。他早年在大學修讀英國文學，之後曾任教中學十多年，最終抱着寫小說的理想放棄優渥穩定的教職，卻沒想到因為接觸劇場與新文本運動而走上了編劇的路途。而這次嘗試參加國外的比賽為他開闢了新的道路。



甄拔濤 受訪者提供

《發光的害蟲》
時間：9月9日至11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未來簡史》在柏林的讀劇現場。 受訪者提供

香港缺乏經理人制度

「在英國時，就算去買東西吃，說起我是學編劇的，他們會由衷地覺得這份職業好好。香港呢？要不就問你搵唔搵到食，要不就是：你和某某明星有沒有影相呀？」在英國求學、德國參賽，甄拔濤對兩地的劇場文化也有不同看法。「相比起英國，德國的劇界和觀眾對多元文化的接受度更高；英國就比較保守，只看英國的那些，連歐洲其他國家的都很少看。在處理劇本方面，德國導演的個人風格很強，見到一個文本就是要撞進去的了；英國導演則會退後一些，先把編劇的文本推出來，滿足編劇的需要。」

在德國參賽，完善的資助支持、以及經理人制度也讓他印象深刻。「入圍之後，就有經理人來接觸，簽了以後，就會幫我找劇本賣給劇團等，以後我有什麼新作品，也可以通過他們 sell 出去。」

香港的演藝市場中，仍舊缺乏經理人制度這一環節。編劇寫好劇本，除了參加某些鼓勵性比賽，獲得（大多只有）一次的演出機會，或者獲得劇團委約外，缺乏中間人去營銷其作品。比起現在國際演藝市場的市場化運作來說，香港的編劇和劇團的合作方式仍像手工作坊，作品的壽命因此變得較短，編劇也很難靠寫劇本維生。甄拔濤則認為，香港的演藝產業還沒有大到可以養得起經理人，「連藝術家都很難生存，遑論 agent？在德國，如果沒有經理人，你打不入他們的世界。如果你以個人身份去接觸劇院，他們不會理你的，但如果代表你的經紀人公司夠大，他們就會有回應，這是他們的渠道。而且德國很得意，經理人公司叫 publisher，所以也可以幫你出書。」

據聞，《未來簡史》將於今年的新視野藝術節上演，現在已經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我們拭目以待。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封箱開箱 華麗再遇 ——非常林奕華舞台映畫2016

「這大概是封箱之作了。」

去年四月，我還在電台主持文化節目，請來張艾嘉談她的新電影。中休期間，聊到舞台劇《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她笑謂，這大概是封箱之作了。劇場作為一種時空高度統一的綜合表演藝術，亟需多重的天時地利人和造就機緣，一不留神就永遠地錯過。2015 年暑假，非常林奕華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發表「舞台映畫系列」——《華麗上班族》、《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我卻身在紐約緣慳一面。直至上月，林系「劇場電影」添食，《華麗上班族》以外，新增《包法利夫人們》、《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紅娘的異想世界在西廂》三片。這四部作品，我都曾經是劇場現場座上客；2016，終於與映畫版《華麗上班族》《包法利夫人們》與《在西廂》，巨幕重逢。

相對於外在世界的「劇場電影」，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滾動 83 場的《華麗上班族》，可能是三部映畫中，與 National Theatre Live (NT Live) 模式相對最為接近的一部。由張艾嘉演繹的商界女高層、夾心階層王耀慶謝盈萱、職場新生代鄭元暢楊淇，開宗明義呈現出金融海嘯背景下，一個職場故事的基本架構與人物關係。下層營營役役的無奈，中層踩鋼線的危險遊戲，高層之間波瀾雲詭的權力博弈。當中通過歌舞劇般演出節奏、大量明星 close-up、群戲中聚焦於特定人物的場面選取、意涵豐富的台詞設計、適度虛化的人物與場面調度等等，都在保留劇場的空間特質和「人工化」時空，使之同時兼具劇場與電影的獨特性。若干鏡頭的推進，似乎已在構思演出伊始、拍攝之初，已加入「劇場電影」的思考元素。不論是明星演員的面部大特寫，還是蘇菲大衛攤牌一場的暗黑光影與蘇菲裸色套裝（隱喻赤裸的脆弱）的色彩對比，皆為觀眾選取了觀演的重點。這與劇場中，觀眾有距離的觀賞經驗幾乎完全不一樣。借用林奕華的說法，劇場版與映畫版，可謂是兩名截然不同的導演的作品。

至於在 2006 年至 2008 年公演 62 場的《包法利夫人們》，則相對傾向於舞台「現場實錄」。《包法利夫人們》實驗劇場的氣息強

烈，劇中以十五場電視談話或綜藝節目為主軸，不斷穿插法語課上的男男女女，先後誦讀一段段《包法利夫人》的法語原典。小說《包法利夫人》中的大小角色，人人身穿掛有價錢牌的名牌服飾，在電視節目中輪流登場。名醫、名媛、名模、名人、流行小說家，談情說性嬉笑怒罵。既有當年台灣第一家庭的小丑嘴臉，又有林志玲反串出場、瓊瑤易服的怨婦情調、狗仔隊偷窺爆料文化，一下子原典誦讀聲、販賣愛情的叫賣聲共冶一爐，凸顯人慾、愛慾、物慾橫流及萬事萬物皆被商品化，來誘惑人心的都市奇觀。頻繁換段的《包法利夫人們》，借助原著《包法利夫人》故事的物慾與愛情，反照都市人由華衣美服所簇擁着女性身份、價值、身體的畸形慾望建構，並藉此批判市場和媒體如何無堅不摧、頑強地在購物活動，甚至消費他人八卦等生活層面上搶灘。

另一方面，「現場實錄」版的《包法利夫人們》，大概首先要克服在儼如時裝表演的天橋式舞台左右拍攝的難題，舞台橫陳在兩邊觀眾之中，鏡頭推進似乎與演員有些距離。包括 2006 年香港首演時，觀眾大感驚喜的「人人身穿掛有價錢牌的名牌服飾」，及所象徵的商品化、金錢觀與都市慾望流動，亦因為映畫中的價錢吊牌顯得細小，幾乎要金睛火眼才找着。若干劇場中非常鮮明的能指與所指，在媒介的轉移過程或多或少有所流失。但無論如何，從《包法利夫人們》到《華麗上班族》，已是林系「劇場電影」不同創作系統以至系譜的階段性呈現。

以 NT Live 為代表的好些劇場或舞台電影，一直是歐陸地區向外輸出表演藝術成果的文化速遞。舞台愛好者不必遠渡重洋，便能在電影院觀賞馳名遐邇的世界級演出。觀乎以林系「劇場電影」為代表的 Hong Kong Theatre Live，卻恰恰倒過來，以香港作為放映基地，吸引大量中港台粉絲聚集，尋找心目中的林系劇場文化拼圖。連續兩年「巨幕放映」後，在香港某些藝術院線也有更靈活的后續放映場次。看來這不單讓「封箱之作」的箱子被打開，亦從保險箱中重新打開更多香港劇場作品的生命，種下了「舞台映畫」走出文化中心、走出香港的種子。

「跳格」舉辦專家講座 向辛丹斯舞蹈電影節取經

Cinedans Festival (荷蘭辛丹斯舞蹈電影節) 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舞蹈影像節之一，這一次，因應跳格 (Jumping Frames) 舞蹈影像節的邀請，Cinedans 的總監 Martine Dekker 專程來港，向業界文化人士介紹舞蹈影像節的運作模式及理念，還放映參展的舞蹈影像短片予觀眾分享。

Martine 介紹道，2003 年剛創立時，Cinedans 還僅僅是阿姆斯特丹 Julidans Festival 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後 Cinedans 逐漸成長發展並和業界建立聯繫，終於 2010 年發展成為獨立的機構。受益於當地為藝術發展所提供的資金支持，Cinedans 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2013 年，Cinedans 遷入阿姆斯特丹 EYE Film Institute，使得他們在攝影的技術設施上有了保障。

Cinedans 已經有 14 年的歷史了，其在舞蹈影像的藝術呈現方式非常獨特，也是業內非常具有經驗的舞蹈影像節。Martine 解釋說，Cinedans 的核心理念是探索人體動態 (human movement)，將舞蹈與影像和新媒體相結合，通過不同的呈現方式，例如互動裝置和短片，為展現舞蹈帶來更多的可能。Cinedans 希望為觀眾提供不同的視角來感受舞蹈，影片的呈現形式也不同，無論短片、紀錄片還是廣告都是為了拓展欣賞人群，用全新的方式來展現舞蹈。Cinedans 現在參與許多活動交流，不僅策化舞蹈短片和裝置展覽，也有組織閱讀、辯論、工作坊等等的業界交流活動。Martine 還向觀眾介紹了最新成立的 Cinedans LAB，目的是與舞蹈和電影專業院校合



荷蘭辛丹斯舞蹈電影節總監馬汀娜·德克爾 (Martine Dekker) 與劉雨馨攝

作引入更多舞蹈影像的人才；同時他們也開設了適合老人與小朋友的社會教育項目。

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現已成為亞洲領先的舞蹈影像盛會，此次第一次嘗試業界座談交流會，積極建立業內交流平台，也希望能向 Cinedans 這樣具有經驗的組織者取經。Martine 也提到了項目資金的困難，申請資金往往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所以 Cinedans 無法直接支持藝術家完成作品，但是可以利用自身的資源，為藝術家提供尋找資金的平台。同時 Cinedans 也得到了當地政府對藝術的支持，例如近年與國營電視台合作的舞蹈影像項目「Point Taken」，就對舞蹈影像的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現在正在尋找國際合作夥伴來參與新一期的「Point Taken」。

文：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劉雨馨